虎薈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虎薈

陳繼儒集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虎齋

虎薈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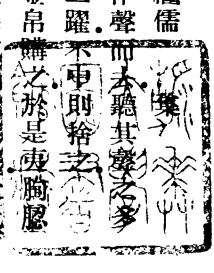
余丁酉六月二十三日始困瘧。垂戊戌之六月二十二日而瘧良已。蓋首尾屈指凡一朞焉。先是百穀王丈訪余於寶顏堂。授以虎苑。可以辟瘧。讀之而魔鬼如故。然其書所徵不及百事。余乃搜諸逸籍。及山林湖海之故聞。薈撮成卷。題曰虎薈。昔范文穆榜其軒爲說虎。余嘗笑此老何所專嗜。而獨覃覃好談不休。客曰。虎不足談。而仙釋可以馴虎。循良可以驅虎。孝義可以格虎。猛悍可以殺虎。虎不足談。而其人故多識喜怪者之所不廢也。乃書而命典籤者藏之。

陳繼儒撰

虎薈卷之一

華亭　陳繼儒　輯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以知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



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購之。於是夷胸屠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併。傷人不論。殺人顧死。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狻麑如虢貓。食虎豹。卽獅子也。蓋虎斑色。謂之虢貓。而西域傳註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頧。尾端毛大如斗。又詩稱韓土之樂。有貓有虎。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穆天子傳狻麑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虎豹猶畏之。

宗正卿李可大常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既及。仲其左手視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爲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於庭。如此歲餘。投野豕麞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嚙殺之。家人收葬已。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羞慚而出。然數日

常傍其人既不見。後知其慢殺。乃號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童恢爲不其令。戶人嘗爲虎害。迺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咒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抵罪。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便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爾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牙皮。餘肉復化爲虎焉。

虎嘗傷人者。耳輒有缺若鋸。

龍湖普聞禪師。僖宗第三子也。入山翠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啖。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崗複嶺。榮已青矣。蓋耕地播種者。乃山神所役。行者乃虎也。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冬蒸祼用斝彝黃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穽恒失其猪。月夕人有登樹候望。見一倀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正之。須臾一虎來。如陷機所中。死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喉中。

波斯國其人矮小極黑。以金花布縵身。無城郭。王以虎皮蒙勢。出則乘軟兜。或騎象。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寺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蘭庭雍妹因

過化中。盜取常取物。因卽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村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古者胎教。欲見虎豹勇擊之物。虎子纔生三日。卽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輒殺之爲墮武也。

魏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曰食肉。詔曰。下民膏糟糠。何忍以肉飼虎。命虎賁射殺之。

劉陵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縣。陵之官。修德政。踰月虎皆出境。百姓復還。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相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隕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故悶倒。尋復起去。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於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躍跳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纍悴。神曰。猝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迫死。言訖入坐上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爲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己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爲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畢。入堂爲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更無患。

漢書儀乘輿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絇履。

神僮爲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

境吏目之爲神君。

魑虎一物也。以色別之。則黃質黑章者無異名。斑毛者謂之虨。毛白者謂之虩。黑者謂之魑。此物同而別者也。魑亦有斑。但以淺色爲質。深色而章耳。海內東北經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黑鳥黑蛇黑豹黑虎黑狐逢尾。此魑之所聚。而孟山之獸多白狼白虎白雉白翟。兩山之間而鳥獸各以其毛色相從。理之不可曉者。然魑尤猛。今野人言三虎之別。黃虎竊人羊豕。多方窺伺得之。黑虎所見無所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搏殺。或云黃是其幼弱者。黑適壯。白者則老矣。此亦理之近者也。郭氏稱晉永嘉中秭歸縣檻黑虎。狀如小虎而黑色深者爲斑。此豈得其小者爾。未可全據也。

荊州有人山行。忽遇倀鬼。以虎皮冒己。因化爲虎。受倀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願。無如之何。所求卽爲欲食人。爲厭獸身。後倀引虎經一寺門過。因遽走入寺庫。伏庫僧房下。道人驚恐。以白有德者。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因至虎所。頓錫問弟子何所求耶。虎弭耳流涕。禪師手巾繫頸。還本房。恒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具說始事。二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遇倀。以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篤志誦經。歲餘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

楊香。楊豐女也。隨父田間刈稻。豐爲虎所噬。香年纔十四。身無寸兵。遽搤虎頸。虎奔逸得免。太守孟肇之上其事。詔旌門閭。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邰。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魏文帝將受禪。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海內西北經曰。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之從首始。在蜪犬北。又東北經曰。邽山上有獸狀如蝟毛。名曰窮奇。註云。或云似虎。蝟毛有翼。海上所謂窮奇者。千歲聝耳。虎一名神狗也。

漢奪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呂后之崩年。齊王中尉紿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東萊曰。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

鱷魚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之狀。今虎食人後。亦復肉醉。蓋其類也。土人伺其醉殺之。

長沙有民常作檻捕虎。忽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因問其故。亭長怒曰。昨被縣召。慢入此中耳。於是出之。乃化爲虎而去。

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古旂旗旛畫升龍降龍亦二。畫朱雀與隼亦二。畫熊與虎亦二。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眼二鼻孔二耳竅二。口之食喉氣喉二。小腸爲心之腑。大腸爲肺之腑。膽爲肝之腑。胃爲脾之腑。膀胱爲腎之腑。而腎分其

一爲命門故曰五臟六腑

山臊一名山蕭一名山獠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若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

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亡後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得免也猛晉時會稽人

王暉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韉轡行鞭策如乘馬

西域進方圓二美玉尹祁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於水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漁獵者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俱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宅去家十餘里常破吐蕃得利劍會日暮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家八九里屬暮雨天晦進退不可忽而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避雨孔中有三虎子自勵並殺之久之大虎將一物內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其人呻吟徑前捫之卽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己是鄰家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六合和會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能再見適持手巾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

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卽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入。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有一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虎亦至。覩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後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尙無恙。

竺曇猷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羣虎蹲於前。猷因誦經。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其頭云。何不聽經。經畢而虎皆去。

抱朴子曰。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也。

前有水則載靑旌。卽旗之類。禮家圖以旄揭幡。畫三靑龍雀於上。知水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畫三鳶於幡。鳶知風塵埃風所爲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畫三鴻於幡。鴻有行列。警衆使知備也。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以旌懸眞虎。兵衆將接。則當如虎之威猛以敵之也。前有摯獸。則載貔貅皮以警衆。獸之尤摯者可以相服。猶柳子厚熊說也。

利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都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常外宿。後一日忽夜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窟。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之。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己是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鄰里

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衣被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惘而收養之。婦人亦慇懃乏精神。恆爲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

渠搜國有犬名曰貙犬。一名露犬。高三尺。能飛食虎豹。

虎搏兔先於四圍遺溺。兔不能出。坐受其搏。

於戲於檡伯都李父山君虎也。毛淺者謂之豦貓。有角者謂之委虵。大而長尾曰貪耳。長尾而五采曰騶吾。九尾而人面曰開明。虎而翼曰窮奇。虎而人面曰馬復。青虎謂之羅羅。

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暮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卽與雙爲婦。五六年後。家資甚豐。後生二男。至十歲。家乃巨富。後里有新死者葬埋。婦往墓所。脫衣及脫釧掛樹。便變形作虎。發塚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飽之後。還變作人。有見之者。語其壻。卿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如此經時。復有死者輒復如此。人後將其壻共看。遂見此事。後乃越縣過墟還食死人。

驢鳴亦能駭虎。顧久習其技。則殺之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令工圖形戲擊之。便患手腫而崩。

豰似䝙而大。似豹而小。犬屬。腰以上黃。腰以後黑。小者名曰青腰。亦能食虎。

破獍食父。破獍如貙者而虎眼。一曰獍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荆州有一商賈。說姓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只野。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卻出投交友。俄而倜輩貨物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倜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虎。叫吼而去。

周象好獵。爲汾陽令。夢乳虎相逼。驚寤得疾。僧海甯過其門。謂鄰父曰。此有妖氣。當爲禳之。象聞召僧。僧仗劍禹步誦咒。入門直至寢所。遶牀數匝叱之。忽聞牀下虎吼。家人奔駭。象不覺投牀下死。僧命水噀之。須臾如故。

玉藻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明以武猛衞主如此。

蠶之狀。喙呷呷類馬。色斑斑似虎。

土鱉本草謂之蠷蟲。俗呼蚌虎。蚌者屋蠹也。此物氣能禁蠹。令蠹盡死。故曰蚌虎。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與母居。未娶婦。一日道宗他適。鄰人聞屋中碎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鄰人恐虎食道宗母。遽鳴鼓會里人共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

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冥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忽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卒格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箭當膺。並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卽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焉。朝夕以哭臨之。

唐子西語錄曰。惠州有潭。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故東坡詩曰。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

虎五指爲貙。

大德中。荆南九人山行。避雨入土洞中。虎來踞洞口。視眈眈。八人密議排一人愚者出啖虎。虎當去。虎得人銜置他所。坐如故。須臾洞崩。八人死。愚者竟生。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巳未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坰。既獲兎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損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必無二。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蓋欲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實。我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我卽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二。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以誓報君之惠不

忘。今夜既言誠實事。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一虎去。

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間若睡。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

南詔國呼虎爲波盧。

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虎嘯。俄而使至。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爲二虎所屬。遽得上樹。樹不甚高。二虎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攫。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頻躍。乃人也。衣其衣。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以刀砍之。斷其前爪。大吼相隨乃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手。今見頓臥。乃驗其眞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羣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

李廣在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飲羽。視之石也。明日更射不復入。

元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臣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鞏縣山陽並進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瞑目不敢仰視。

南岳思大禪師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嘗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咥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亦預召。翼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禍。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閤。留得頭蹄悞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卽無聞者。但於恍惚中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席下。復寢。明旦少異。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爲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閒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觀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多爲妻兒所驚。但懷慚恥。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邊蹲踞。見水中科斗虫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掏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見一兎。遂擒之。應時而獲。卽噉之。覺身輕轉彊。晝於榛莽中伏。晚卽出行求食。亦數得麞兎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甚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卽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曾爲天神所使。作此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爲

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聽鈴聲。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獃。空中答曰。王評事角獃。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以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卻意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卻歸。又至澗邊。卻照其身。已爲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輩多爲妄說。此人遂以己之事以明變化之不妄。主人驚異。乃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父爲虎所殺。今既逢讐。當殺虎矣。既知其實。官聽免罪焉。

楓星散而爲虎。

歷陽謝允字道通。少爲賊所掠。爲奴於蔣鳳家。常於山中見窪中虎饑。因出之。後詣縣自白。令長不爲申理。考訊無不至。允夜夢人曰。此中易入難出。汝自有慈惠。當相拯拔。覺見一少年通身黃衣。遙在柵外。與允語。獄吏以告令長。令長由是不敢誣辱。既還。乃上武當山。時庾公亮聞而愍之。給以資履。遂於襄陽見道士曰。吾師戴先生孟成。又君子。常言有士者與之俱來。得非爾耶。隨入山。齋三日進見之。乃昔日所夢人也。問允復見黃童否。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不饑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瑞紫雲蔭其上。芬馥之氣遍於山谷。

虎舌大於掌。

李禹有勇。帝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禹以劍斫絕鬣欲刺虎。上壯之。

鳳翔府李將軍者。爲虎所取。蹲據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靡耳如喜。須臾負李行十餘里。投其窟中。二三子見人喜躍。虎於窟中俯視之方去。其後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大虎。悉能陸梁。乳虎因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己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幸以相佑。豈不送至某家。又負李至所取處而訣。每三日至李舍如相看。經三十日。前後五六度。村人懼怕。其後又來。李遂白云。大王相善甚。然村人大懼。更願不來。經月餘復一來。自爾乃絕焉。

虎一生一乳。一乳必雙。

虎丘初名海湧。吳王闔閭葬其下。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蹲其上因名。

虎薈卷之二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窗夜坐外卽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婦人騎虎自窗下過徑自西屋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卽取細竹枝從壁隙中刺之婢忽腹痛開戶去如廁褒方駭愕未及言始婢出已爲虎所搏遽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也

彭城劉廣雅以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路經竹里亭多虎劉防衞甚至牛馬繫於前手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

長慶中處士馬拯馬沼約遊衡山拯先至見龐眉僧舉動樸野邂逅歡甚倩拯僕隨下山市鹽酪俄頃沼至云山下見虎食人訖化爲僧拯詢知是己僕方駭顧僧亦來口血尙殷二人紿僧云井有怪物因共窺井推僧墜井中乃虎也下石壓殺之急趨歸日已暝見獵者張機道旁召二人宿棚上曰虎方暴不可歸二人從之薄暮猛虎觸機矢貫心死忽見僧道男女舉羣至號哭云殺我禪師讐未復復殺我將軍耶二人叱之曰爾倀無知生爲虎食死爲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於是諸倀奔散終不知禪師將軍者虎也

唐名虎曰武諱高祖父名也

涪陵里正范端者爲性幹了州縣尤任使久之化爲虎村鄰苦之遂以白縣云恒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

縣令云。此相惡之詞。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召端問。對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內盜肉。遇曉不得出。更遞圍之。虎傷數人逸。耆老又以爲言。縣令嚴詰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實出於東家欄內。竊食一猪。覺有滋味。是故見人肥者便欲噉之。但苦無伍耳。夜每東西求覓。得二虎見隨。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察其舉措如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輒來村外鳴吼。村人恐懼。又欲殺之。其母告喻去之。端垂涕辭母而行。數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靴。端母乃徧求於山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獨留。前就之。虎俯伏閉目。乃爲脫靴。猶是人足。母持之而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范里公。二虎驚走。一虎回視。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之。

羣玉云。有角之虎曰虎。能行水中。

晉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麓即變成三足大虎。豎腳即成其尾。

建炎間。荊南多虎。郭外人多移家入城避虎。張四者。移未畢而虎至。急竄於梁。虎升堂蛻皮。化爲丈夫。出門尋張。張下取皮置梁上。虎還失皮。甚窘。探懷中丹符陳於地曰。吾奉天符取若等姓名都除。惟若在耳。能還我皮。當捨若。張曰。除我名迺還汝皮。虎出筆除之。張擲皮下。虎蒙皮復故形。咆哮大躍。張震駭幾墜。

虎去明日六十里外雷震殺虎

梁衡山侯蕭泰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告乞還誤落檻中共開之出檻卽成虎奔馳而去

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奮躍搏人人有勇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

有石井崖初爲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號書生因向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側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書生石井崖充食天符已下可令除出去刀杖勿有損傷二童子曰去訖石井崖見道士道士不覺見石井崖井崖聞此言驚駭行至店宿留連數宿忽有軍人來問書生莫携軍器去否書生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拔鎗頭懷中藏之軍人將刀去書生盤桓未去店人逐之書生不得已遂以竹盛卻鎗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躩取書生書生遂以刀刺適中其心遂斃二童審觀虎死乃謳歌喜躍

侯鯖錄云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蕭小珠共嫂入山採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卽入草中乾妻來告蕭蕭以爲更有他意蕭被縣召將一伴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床上故衣少間聞外有行聲二人惶怖入神床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邊自脫牙爪卷皮置床上著衣向火坐蕭看乃小珠也蕭徑抱小珠共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

家。乃閉置一室。擲生肉則接食之。其母恒看守之。惟視猪少。日又成虎。村人乃將弓弩上舍發屋射殺之。明年有虎暴。百姓白日閉門。太守熊基表以聞之。

二廣俗好於門畫虎頭。書蠻字。

袁陵間多鷙獸。州有採捕將散。設檻穽取之。以爲職業。忽一日報官言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厨。命賓席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穽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幄幕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鑽四角。系絚施於穽中。卽徐徐以土填之。鷙獸漸出。則戚而釘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因而取之。則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勢窮力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曳犬。雖有纖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彊敵者。亦當如是乎。

建安山中種粟人。皆構棚高樹防虎。一人升棚。見一虎垂頭榻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稍小。踞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視。其虎遇食殆盡。但存少骨。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年春。於尚書右丞楊浚同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徵性疎逸。恃才跼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耶。其僚友咸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關。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書乃東遊吳楚間。其歛於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懽。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

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所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微竟不迴。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于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耶。遂命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傪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徵者。傪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說。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傪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語。傪即降騎。問因曰。李君李君。何爲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耗曠阻。且久矣。德人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去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君子以學文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峻。分紀百揆。聖明愼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傪曰。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我見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傪即計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獷。力愈倍。及伺其肱髀。則有釐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去負而奔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則思將而啗之。既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值一人腯然其饑。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日化爲

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吁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儉且問曰君今既爲異類何尙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化而心甚悟故有搆探以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咎亦甚願也然君自南方迴車我再值君必當昧其生平耳此時伺君之軀猶吾机上一物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於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眞忘形之交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儉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我望耶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尙在虢略豈念我化爲異類乎君自是南迴爲齋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我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尙稚困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儉亦泣曰儉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儉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止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世雖有遺橐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人之闕然亦貴傳與子孫也儉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儉閱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業也又安得寢而傳歟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久留之馹騎競悚萬端今則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儉亦與之敍別久而方去儉自南迴遂專命持書及賵贈之禮訃於徽子月餘徽子自虢略來京詣儉門求先人之柩儉不得已具疏其事自是儉以己俸均給徽妻子免饑凍焉儉後官至兵部侍郎

天寶中。綏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卽有道士一人上仙。張竭忠爲令不信。命勇士執兵夜覘之。三更後。見黑虎入觀。嘷一道士。射之不死。乃棄道士而去。遂無上仙者。明日令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得金簡玉篆冠帔骨髮甚多。皆前時上仙者。觀遂廢爲陵使之居。

大中間。甯茵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月夜有斑寅將軍來謁。氣貌雄武。自陳斑氏。出於鬬穀於菟。有文斑之象。因以爲姓。後漢斑超生而虎頭。封侯萬里。某故將種。官虎賁中郎將。比因得罪。竄伏山林耳。遂朗吟一章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怯。終是怯劉琨。甯甚疑之。遽辭去。及明視門外。惟虎蹤而已。

許坦十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爲虎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虎走。父得全。唐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能致命救親。至孝可嘉。授文林郎。賜帛五十疋。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衞嶺石筒溪虎豹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亦遭搜捕。時遞鋪卒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於常。日夜行倦。不可規避。乃持杈杖利劍。前後於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作長歌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凡死於虎溺於水之鬼號爲倀。須得一人代之。雖聞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監軍使魚全諲特進。自京搬家。憩於漢源驛。其孀嫂方稅駕。遽嚴裝倚驛門而看。爲虎搏去。雖驅奪得之。已傷鉤爪。僕常行次白衞嶺。時屬炎蒸。夜涼而進。一馬二僕與他人三五輩偕行。或前或後。而民家豚犬。交橫道周。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屬又復向之。景福乾甯

之時。三川兵革。虎豹盡行。任土貢輸。梗於前邁。西川奏章。多取巫峽人蟲偕暴。得非係國家之盛衰乎。

龍編功曹左飛曾化虎數月還作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承眷顧。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書云。昔有嫗行山中。遇虎。虎舉足示嫗。見有芒刺。爲拔去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鹿狐兔於嫗家。日無虛焉。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嫗爲殺人。嫗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更不拋人來也。

扶南王范尋常蓄生虎。人有訟未知曲直。輒投虎。虎不噬則爲直。於是蠻貊之人。祀虎爲神。

三九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文者陰陽雜也。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

世說曹爽將誅。夢二虎啣雷公若二升椀。放着中庭。

遼與宗獵於秋山。遇三虎。縱犬獲之。犬而能獲虎三。是亦奇矣。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禁。得其人何。朱子以爲有此理。余聞山中人云。人先見虎。卽不怕虎。虎先爲人所見。卽怕人也。如小兒有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中途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以文字與虎看。而虎自去。然虎實有識文字理哉。此愚俄特所聞。亦自心不動故也。

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或有之耶。

又宋史載淳化二年宋鎬等使還。條黎桓事迹。言桓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汝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爲饌以獻。又繩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卻之。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蒿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譏其似貓也。

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之後。長途莽莽。杳無居民。惟屯駐諸軍。每二十里置流星馬舖。傳達文書。七八十里間。則治驛舍。以爲兵帥往來宿頓處。士大夫過之者。亦寓託焉。乾道六年。江同祖爲湖廣總領所幹官。自鄂如襄。由漢川抵陽臺驛。夜爲蚊所撓。不得寢。戒從卒雞初鳴即起。驛吏白曰。此方最荒寂。多猛虎。而虎精者素爲人害。比有武官乘馬未曉行。並馬皆遭啖。今須辨色上道爲佳耳。江如其言。歸塗過鄂州。復當投宿於彼。與皂隸共三騎。及兩卒前行。起差早。覺人馬辟易。遙望一黃物馳草間。中心絕怖。漸近。蓋巨鹿。其大如牯牛。固已悚然。行半程。忽見一婦人在馬前。年可四十五。綰獨角髻。面色微青。不施朱粉。雙目絕赤。殊骫骳可畏。着褐衫。繫青裙。曳草履。抱小貍貓。乍後乍前。相隨逐不置。將弛擔乃不見。江心念豈非所謂虎精者乎。祕不語人。拂旦欲東。舖卒云。昨於道左得二虎雛。尚未能動步。吾官欲之否。願以獻。江笑曰。吾豈應養虎自遺患。卻弗取。又信宿從漢陽濟江。同載數十人。彼婦在焉。容貌衣服一切如初。江謂女子獨行如能及奔馬。益懼。坐轎中下簾閉沓。不敢正視。還舍且一月。閒門外金鼓叫譟聲。士庶環集者幾千數。若捕押囚盜然。出視之。則又彼婦也。問其故。皆言南市人家連夕失豬狗。並小兒甚多。物色

姦竊無有也。獨小客店內此婦人單身僦止。三經句矣。而未嘗煙爨。囊無一錢。但僅育一貓。望其吻時有毛血沾汚。疑必怪物。是以訟於官。今戎邏執送府。婦人氣概洋洋無怖色。既入郡。郡守李壽卿傳即使至簽廳供狀。婦自能把筆作字。云姓屠氏。是士大夫家女。父嘗任遠安知縣。嫁夫不稱意。亦已死。無嗣續。孤子一身。客游苟活。市上惡少年交相侮困。翻抵爲異類。寃苦情極。願侍郎做主。壽翁不忍窮治。姑令責戒。爲狀押出境。遂入咸甯茶山。與採茶寮戶雜處。久之又因搏食畜犬爲人所見。箠而逐之。後不知所在。

唐傳黃中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脅下。遂爲人所得。

孔公文韶爲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鄰舟有占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夷人能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戲其足。輒退縮。夷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即長吼。孔駭然而退。

宋時房州人李政爲保正。頑猾健訟。交結吏胥。巧爲囑托。官司莫能治。淳熙四年暴亡。其家牝牛嘗生一犢。腹下白毛成保正李政四字。每見妻子便流淚。後復爲虎所食。骨肉皆盡。

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能熊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搏虎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

婁妥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妥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於山下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

此皆虎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眞虎。無能爲也。旣問眞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旣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旣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慚懼。不復射虎。

空如禪師以刀割勢以。麻蠟裹臂熱之。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鬬。以黎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

張俊者。宜州溧水縣尉元澹莊客也。其妻爲虎所取。俊誓欲報讐。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大樹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並殺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五代時歐寶主死。寶妻事紡織供幼主極恭。貧不能葬。寶鰥己子以築墓。構茅屋墓傍。獨守三年。旦暮號泣。後寶四時祭墓。每有虎啣時物及麞鹿來助其祭。時人咸謂孝義格獸之報。

張昭成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年百十九歲卒。既葬。塚上生菌數千。一日居人見鵲穿墓而出。

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鎖之。絙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鉢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鉢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

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置庭中以娛賓。道士診其口爪。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訣。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殷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

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爲業。於徑施弩弓焉。每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云。人爲虎所食。即作倀鬼之事。即於其側樹下密伺。二更後見一小鬼。青衣髡髮。齊眉蹴蹴而來。弓所撥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履弓而過。既知之。更攜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速下樹架箭。登樹覘之。少頃虎至。履弓箭發。其虎貫脅而死。其倀鬼良久卻回。見虎死。鼓舞而去。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被追者皆相謂曰。縛鼠與貓。終無脫日。牽羊付虎。未有出期。

詞舉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頗慵惰。李數鞭笞。多有忿恨。元和九年。李與二友人會於別墅。時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數十。奴懷恚恨出。謂同儕曰。今是閻年。人傳多虎。何不食我。言訖。少頃漸出門。多聞叫聲。奴已尋逐無所。旦尋虎跡。十餘里溪邊。奴已食乞一半。其衣服乃至巾鞋。皆壘摺置於草上。蓋虎能役使所殺者。魂神所爲也。

天寶中巴人伐太白廟前大松。有老人以神樹止之。巴人不聽。老人乃登山呼斑子。俄羣虎出噬巴人。又巔南山魈。亦呼虎爲斑子。

東海黃公能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乃衰老力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觝之戲焉。

虎薈卷之三

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噉我。天帝令我嘗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爲不信。我爲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其能無走乎。虎以爲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反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五萬。而甚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兵耳。

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

周禮云。孤執皮帛。註云。束帛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

貞元十四年申先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之術。兵備坑穽。靡不備設。乃重縣購得一虎。而酬十縑焉。有老卒丁晶者。善爲陷穽。隨列於太守。請於山門徑路張設以圖之。徵後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晶遂俯面下視。可以侮詬。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晶衒其術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掛跟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糜粉於暴虎之牙爪矣。及坐就窺。晶則端坐。而虎但瞪視耳。晶之親愛憂晶。則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晶自

縛。當邊引上。或希十一之全。酋得索即纏束腰股。揮手外人。則共汲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酋因即謂之曰。爾輩縱橫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爾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即當薪火亂投。爾爲煨燼矣。爾不若從我。當啟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酋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酋既得出。遽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釁羣輩之暴。咒語誠約。乞捨之。冀其命侶四出。管界獲安耳。徽許之。酋遂以太守之意叮嚀告戒。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酋即積覆土坑。則稍益淺。尤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躅。蕭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身全軀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況厄陷穽。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齧。以豁其情歟。斯虎乃因酋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酋能以言詞誘諭。通於強戾。果致旅行出境之異。況免掛罥之害。又何智哉。斯乃誠信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爲物也。何其神歟。

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

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

士子初登選及遷除。朋僚歡燕。謂之燒尾。說者謂虎欲爲人。惟尾不變。須焚之乃變。故燕以名。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監田尉越客結

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鎬嘉禮。春仲扼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妹姊(セ)遊焉。山郡蕭條。竹樹荒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山野。周圍遠近。曾無蹤由。是夕之明夜。越客行舟去郡三十二里。尚未知擬妻之爲虎暴。則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舡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拂榻卽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則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闞喝之。乃大擊屋板以驚逐之。其虎徐行。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山間。共窺看。皆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舡。因促解纜。然於舡中列燭熟視。乃見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非村中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診之。雖髻髮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以湯飲灌之。卽微微入口。久之神爽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有應。夜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尙書次女。昨夜春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遽以之告於越客。卽遣羣婢具詢。然而德容因啼號不止。越客卽上岸具以其事告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則與同歸。而婚媾果尅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尙有存者。

縣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縣虎鼻門中。周歲取作屑。與婦飲之。生貴子。勿令人知。知卽不驗。亦勿令婦見之。

鄭思遠所住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棄此虎父二虎子負經書依藥以從。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具煖藥酒。虎即拾柴然火。

正月勿食虎肉。

羅羅。雲南蠻人呼虎爲羅羅。老則化爲虎。有羅藏山。

河東柳並爲御史。入嶺推復。將一書吏從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將半夜。月初上。衆皆臥。並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並乃潛起拔去之。復臥伺焉。少頃一虎入。虎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去之。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而旦日汝當難免。自須爲計。不可隨我。並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有勝勇。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席上案硯硃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未勾者。已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並取虎皮杖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來後趕。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爲計。即可免矣。吏即止與之言。見其人狀亦不敢殺之。吾非彊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愆數期。今彊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曰。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爲縗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即取單衣刺血塗之

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擘搪而吞之良久復爲人行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小兒齒生未足未可與食虎肉恐齒不生

四川有小犬狀類蟹班名曰韃狗虎豹皆畏之每遇醉人輒終夜坐護周圍施溺以衛之虎聞溺遠避不敢近溺一濺毛肉爛矣

貴州蠻人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秋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所以持刀刈薪十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羣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櫪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顧默然坐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健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爲有律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卽其人適來相候正値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來曆當知之忠觀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亦可相代異日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誠不可代我因相言許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君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君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之

歷陽有彭祖仙宅。前世禱請風雨莫不報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卽有虎迹云。

景雲元年。蕭志忠爲衡州刺史。臘日將畋。先期樵人薪於霍山。夜半月白。見長人衣豹皮角而光芒。虎兕狐貍千百從行。自稱玄冥使者。奉帝命以若屬充蕭使君畋數。羣獸哀號不起。使者曰。當求解於嚴四。樵人施從至東谷中。黃冠坐虎皮上。使者告之故。黃冠曰。蕭公仁者。本順時令。若滕六降雪。巽二起風。當罷出矣。命狐貍求美女醇醪。書朱符分餉之。羣獸皆懽鳴。黃冠唫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厓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青山萬般苦。樵人歸未明而風雪暴至。蕭公罷畋矣。讀其詩。知嚴四爲虎也。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上宿。鞍馬置於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屋中。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美麗。蓋虎皮熟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覺甚懼。因而爲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官旣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內而宿。明日未發間。因笑問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爲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恥。豈徒爲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自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往自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以成巨虎。哮咆回顧。望林而直往。此人大懼。收子而行。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梨園子弟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谷中有蘭若。

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喪亂多年。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著白袷單衫。自外而入。笛師大懼。下堦躓跕。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久之忽寐。乃哈嘻大鼾。師懼傷。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嘆云。不早食之。放其逸也。乃立而長笑。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人云。適有吹笛小兒。幸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樹上。虎頭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獨在茲。乃率諸虎使皆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至。笛師乃得隨還。

介象入山求神仙。臥石上。有虎舐象額。象寤。謂虎曰。天使汝衞我者。汝留。若山神使試我者。汝去。虎乃去。

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金城。其年多虎暴。有一人乘小舸載少婦。插刀著船舷。婦登岸便爲虎銜去。其人拔刀逐之。口呼鍾山蔣侯求助。卽有黑衣來導行。入虎穴。虎子聞聲。謂母虎至。皆走出。卽刺殺之。隱樹間。良久虎來。倒牽婦入穴中。其人以刀斫斷虎頸。虎死。婦故活。衣夢黑衣人云。蔣侯生汝知否。還家殺猪祠焉。

沙門惠始。值魏滅法。始乃隱。至是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武曰。趣斬之。不能傷。時北園養虎於檻。武令以始餧之。虎皆怖伏不敢瞬。左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卽尨吼。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許之復教。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側有別澮。洎邊有取魚人張魚舟。早夜庵止其中。常有

一虎夜突入庵中。値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纔至明方見是虎。魚舟惶恐不敢動。虎徐以手捫魚舟。魚舟心疑有疾。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觀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躍然出庵。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劘魚舟良久。迴顧而去。至半夜忽聞庵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腯甚。幾三百斤在庵前。其虎見魚舟。以身劘之良久乃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一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魚舟遂釋罪。魚舟爲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啣絹一疋而來。一日其庵忽被虎折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遂別卜居焉。自後其虎亦不復來。

天竺耆域。初來交廣。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載。及舡達岸域已前行。路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

鄴中居人楊眞者。家富平生好畫虎。家由是甚多畫虎。每坐臥必徐見之。後至老年。盡令家人毀去所畫之物。至年九十忽臥疾。召兒孫謂之曰。我平生不合僻好畫虎。我好之時。見畫虎則喜。不見則不樂。我每夢中多與羣虎遊。我不欲言於兒孫輩。至晚年太甚。至於縱步遊賞之處。往往見虎。及問同遊人又不見。我方恐怪尋乃盡毀去。今臥疾。復又夢化身爲虎。夢覺既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爲虎。跳躍而出。其一子遂出觀之。其虎迴趕其子。食之而去。數日後。忽家人夢眞歸謂家人曰。我已爲虎。甚安健。但離家時。便得一人食之。述於鄰里。有識者曰。夫爲人即識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記爲人之父也。人與獸豈不殊耶。君爲虎尚食前生之事。人奚不記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記前生。是知獸不靈於人也。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菓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

博物志有獸絲文似豹。名虎僕。毛可爲筆。

貌州王成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谷中有水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遊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是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死。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脫衣嗥躍。變爲虎。徑入山。時時殺獐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譴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笞我一百。令免杖傷遍體。汝第視余無疑也。弟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耳。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長谷中。見村人說之焉。

竺僧朗於太山金輿谷崑崙山別立精舍。此谷舊多虎。及朗居之。猛獸皆遁。至今人呼爲朗公谷。

巴人好羣行。伐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我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人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汝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百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惟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

以汝好心。故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尙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勅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

舊商山路多有鷙獸害其行旅。適有羣騾早行。天未平曉。羣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叢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羣者莫敢回頭。殆至食時。聞遭攫之者卻趁之相及。衆謂其已破碎於鋸牙。莫不驚異。問其由。徐曰。其初啣至路左崖巖之上。前有萬仞青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兒數箇。顧其母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余崖側。略不損傷。而面於溪洞呀吼呼其諸子。余遂潛伸腳取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腳墮於溪中。不復再登。是以脫身而至此。其獸蓋欲生而致此人。按該其諸子。是以不傷之。可謂脫身於虎口。危哉危哉。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

吳猛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中庭燒香。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送兒歸。

秦召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怒。令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濺。虎不敢動。

許州近州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統軍李琢愛人。驚怪甚。視事日按聲曰。忠武軍十萬。豈無勇士。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琢壯其言。給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詣榛塢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矣。有三子眼欲開。壯士初不見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而不隧。三子至其家藏之。

先令人白於琢。琢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伊三兒。琢卽驚。果取到。大賞賚。給原衣采加職。琢曰。常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者。不復更有虎暴。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變夷猾夏。取此義。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結二載。其婦不覺。忽有二客攜酒而至。於室中羣飲。誡其婦云。此客稍異。愼無窺覘。須臾盡醉。婦往視之。悉虎也。心大懼。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爲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矣。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氏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蹇衣。婦卽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見不渡水。因爾絕馳不返。

辨訟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鱷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虎不噬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元德秀爲魯山令。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尸虎還。

張眞人道陵。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五雲覆鼎。夜不假燭。髣髴有青龍白虎各一。常遶丹鼎。三年丹成。

漢山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角生。

始皇元年。罽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舍丹青。以漱地卽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

之圖。又畫爲龍鳳鸑鷟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巫。

上官昶有神術。能捕虎。長樂謝士元守建昌。虎近郭噬人。士元自往捕之。兵衞甚盛。昶過見之笑曰。捕一虎何輒張耶。守知其神。召問之。曰第令衆人毋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束芻燃火先行。毋伐金鼓。既至虎所。虎踞竹林中。昶被髮而進。以袖拂虎頭。虎不動。遂乘之以行。觀者塞道。及郭門。一人呼曰。官先生騎虎來矣。虎遂回首齧昶足。昶亟呼獵徒叢矟刺殺虎。人問昶何術。曰玄壇法也。蓋道家謂玄壇神能伏虎耳。

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

定襄公李宏號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之路面臥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據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食。每教諭於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毛兒三五箇巡檢汝。語未畢遂去。

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化也。皆敬懼之焉。

漢哀帝元壽二年五帝各乘方面車。受大帝之命。授毛盈爲東岳上卿司命神君。文以紫玉爲板。黃金刻之。其文曰。眞君步驟深藪。足履危仄。心耽志尙。曾不愆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輣。

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山海經曰虎顏。一云虎色。

法聰禪師堂內繩床邊有二虎。聰按伏其頭。閉其目。召梁晉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多虎災。聰卽入定。須臾有十七虎至。便與受戒。歸勑勿復犯。

明經王居眞者。下第歸洛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盡日不食。云我氣術也。每至居眞睡後。燈滅。卽開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居眞佯寢。急奪其皮。道士叩頭乞居眞曰。言之卽還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卽求食於村塢中。衣其皮卽可馳五百里。眞以離家久思歸。曰吾可披乎。曰可。此夕居眞去家猶百餘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人立於門外。擒而食之。逡巡迴。乃還道士虎皮。及至家。云居眞之次子夜出。爲虎所食。問其日。乃居眞回日。自後一兩日。其人飽並不食他物。

虎薈卷之四

沈義學道於蜀中。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曰。君是道士沈義。愕然答曰是也。騎曰。黃老今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册。青玉界。丹玉字。授義碧落侍郎。義不能讀。遂載昇天。

紙衲僧築庵於龜湖禪院之前山。見餓虎。乃棄身以飼焉。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俞文榮上海人。晚年登第。後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與其弟私語曰。吾年老矣。夢十朋定得鼎甲耶。時俞公年已六旬。後列三甲。應得縣令。除補前一夕。復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亦不解。明日補樂清。始悟前夢。至樂修其墓隧。而訪其子孫。復夢十朋謁而謝之。何以爲報。明日獵者以虎皮送入堂下。謂此十朋墓所獲。

廬山東林熙恬律師。有猛虎逐鹿。鹿求救於師。師指鹿入房。虎遂卻去。

永康二年正月。虎咒入城。民心搖動。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惠帝責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搔我生靈。今降勅召眞人勦治。安大路。眞人於戎甥舅也。謂戎曰。某有術可禁。戎奏帝。依混元法攝召虎咒。

自空飛至帝愕然眞人咒水噀之化爲蠅蟆布氣吞之一城安靜。

梁王徐知誥嘗遊秫山除地爲廣場編虎皮爲大帷率僚屬會其下號曰虎帳忽暴風飄帳碎如飛蝶知誥心惡之歸數日病卒。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存。

大觀間昌化山中居民夜聞虎鬬聲甚厲已而寂然迨曉視之見二虎頭八蹄而已意方鬬時別有猛獸遇而兩食之後有見異獸於山中金毛五文狀類獅子是必食虎者也然不知其何名。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縱百姓觀之王戎方七歲亦看虎乘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顚仆戎湛然無恐色。

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覺禪師休問師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麽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大驚覺語虎曰且去有客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云會麽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

天寶七載宣城郡江中黿出虎搏之黿嚙虎怒拔黿之首而虎痛甚亦死。

何仔云予少遊松江于山宿李昇郎中宅近山有虎啖一人時二十一日予問之咬何處云咬下腿十五六時讀洗冤錄云虎之咬人如貓之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果然。

僞蜀明德四年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祝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翼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爲張大蟲。卽其驗也。十二月祀耀兵大玄門。翼日大赦。改元廣政。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以魏公非知我者。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

釋法安遠公弟子也。新陽縣虎災。縣有社樹下築神廟。安遊其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至樹下坐禪。向曉虎負人至。投之樹北。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有頃而去。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虎之食人也。以其爲禽獸而食之。食至足方省是人類。輒泣不復食。蓋食人之虎。未有不見捕而死者。彼亦知帝罰之罔赦耳。

正懿先生陳寶熾誦大洞經。久之通感。每朝老子祠。則白虎馴遶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人因號曰老虎木。

成都章惠仲與妹壻邱生偕赴試。出峽舟覆。邱死焉。章登第。調幷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舍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厓下。虎來銜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吾語。吾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婿死於江。今年弟死於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迺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亦卒。乃知一念之善。脫於虎口。爲母故也。

韓靳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賀朔。見虎蹲臥廊間。駭甚。趨出不敢言。已而衆至。復往視之。迺睡卒

也。蹴之起。問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歸告其母。具酒邀韓。約爲伉儷。靳王後貴。遂封兩國夫人。

朱泰家貧。養母。百里鬻薪。親極滋味。戴星伐木。虎負之去。朱厲聲曰。食我不惜。母無托耳。虎乘泰於地去。泰竟不死。里人以爲孝感。醵金遺之。目爲虎殘。

開元中。韋知微爲蕭山令。縣多山魈。變幻爲害。前後官吏多被其禍。知微至。究其窟宅。烈火焚之。邑中寂然。一日有客稱蘭陵蕭愷來訪知微。談鋒捷麗。辨敏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客出懷中小合。有獼猴大才如栗。謂知微曰。此猴雛。出峽所得。宛轉可翫。輒當相贈。知微奇之。誇示於內。猴忽騰躍。化爲猛虎。兵仗無施。闔門遭噬。子遺無有矣。

董奉爲醫術甚神。種杏成林。人來謝者。使益種杏。杏實時。虎守杏不去。

勝國時。張與祖萬戶善射虎。平生射殺十數虎。他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聞生虎鬚可療齒。因拔之。虎氣垂絕。猶爪裂其韝。人遂目之爲殺虎張。

乾道五年。趙生妻李氏病頭風。家人聞虎吼。走視之。化爲虎頭。問之不能言。但隕淚。撫其幼子。與飲食不復食。但食生肉。日飼數斤。久之迺死。李生時凶悍。人謂惡報云。

神荼鬱壘兄弟。黃帝時人。能執鬼。鬼有禍人者。以葦索縛之投食虎。於是官常以臘除晝虎桃人於門。

百體書中有虎召奏用虎爪書不可學。以防詐僞。

佛調事佛圖澄爲師。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

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
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慙懼而退
任實叔言近歲四明有人於地中得一陶器作虎形仰首張口其人疑其爲酒尊蓋古之溺器所謂虎子是也
包山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也侯景之亂乃有蛇虎或問雉亦文鳥何以與虎蛇爲伍曰雉與蛇交有雉之地必有蛇也
仁宗時光祿卿呂璹少爲漳州浦令爲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爲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璹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穽立其傍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清波雜志
宋朝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常閒堂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闢戶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遯齋閒覽
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貓之大遍身毛灰色有肉翅如蝙蝠翅一般前足肉翅生連後足能飛不遠人或

有裝得者。不服家食即死。出啞喬國

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以告媼。媼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見語林

元和初。洪崖治有役者將化爲虎。羣衆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問茗溪子。是何謂也。答曰。陽極而陰。晦極而明。爲雷爲電。爲雪爲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竅者卵。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爲蛤。野雞爲蜃。蝦蟆爲鶉。鼠爲踊爲蛾。蚯蚓爲百合。腐草爲螢火。烏足之根爲蟥蟘。久竹生青蜓。田鼠爲鴽。老羭爲猿。陶蒸之變化也。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雞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耗亂之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而後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老人虎也。惟道德者窮焉。出唐國史譜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寒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耶。汝盜黃帝之犬。黃帝教我問汝。云詞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曰。咄虎。北斗君使汝。云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咒語七字而脫耶。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蠹所作。本傳云。蠹視母疾。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也。

枝江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頗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爲荆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世猶謂白虎王水經注

子華少學公羊十四舉孝廉到洛陽遇虎爭一羊乃瞋目按劍斬羊腹虎各以其半去

周處年少時凶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山中虎長橋下蛟並皆暴犯人謂三橫而虎尤劇處聞有自新意便射殺蛟及虎虎名遺跡乃白額虎也

鬬伯比淫於邳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曰鬬穀於菟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黄衣調補濮州什邡尉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傍有茅舍中有烟火甚温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暝風雪又至澄曰西去縣尚遠請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隨解鞍施食犒焉其女見客方止修華飾翠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留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當巡澄當婪尾澄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卽迴眸斜睨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卽牽裙使坐於側澄始欲偵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

意。澄執盞曰。請假書語意。屬因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已晚。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頃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先未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受拾。豈足分耶。願以爲託。澄隨修子壻之禮。祛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何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鄰。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爲別。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洽。至於厚親族甥侄。洎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即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日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終不能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何由可定。後二十餘日。復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化爲虎。哮吼拏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大曆中有馮希樂荊州人。善諛。嘗到長林謁縣令。語令曰。昨入縣境。見虎狼相尾而西。應是仁風所暨。有

頃村里報虎食人馮遽曰掠人便去令戲曰所食者惡虎不妨留
南岳大禪道風既盛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旁斷斷岳心釘石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忽見二虎跑憤大虵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蛇虎乃退
貴州僧結庵龍虎山下嘗赴齋市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卽從主人求密室閉僕其內加扃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俄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毛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罷啓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攝制山中虎耳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冲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詣伏虎師佛寶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列白金四於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攜金下山去僧亦不知所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沼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夫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之僕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鞾改服禪衣爲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如何僧怒曰貧此道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鴟鴞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隳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賓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

中水。牛子須分艮伴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心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卽井耳。牛子卽我耳艮伴金卽銀耳。其下兩句卽不解。及明僧叩門云。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無已下山。遂計云。井中有異。召僧窺之有頃。二子推僧墮井。其僧乃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鎭之。而虎斃矣。二子遂取皿銀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傍張弧弓。上樹而爲柵居。語二子曰。去山下又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柵來。二子悸慄。遂攀緣而去。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道。或丈夫。或婦女。嘔吟者。戲舞者。忽至弓所。衆怒曰。朝來破二賊殺我禪和尙。方今追捕去。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聞其聲。遂詰獵者曰。此是倀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士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卽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卻登柵。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斑。貫心而啼。逡巡諸倀奔走卻迴。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吾今爲汝報讎。不能慚謝。尤敢慟哭。豈有爲虎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將軍是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耳。

中曲之山。其陰有獸。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駁。是食虎豹。

白岑唐人。異人傳發背方。治無不驗。岑祕之。不以示人。病者多誤死。淮南小將軍高適。脅取其方猶不效。後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遺方於囊中。其所與高適者。亦假方也。

上清眞人謂呂紹先云。所居在終南山。鵠頂有洞。子可予此行。眞人乃神示變化。頃刻輒到一峰。洞門霞彩。三虎踞門。眞人叱之。虎下絕澗。遂飲紹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談玄。

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卽低頭着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物。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脣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困搦虎。而虎乃閉目低頭。俯匐不敢動。搦鼻不去之。後虎尾下頭去。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虎所至。倀鬼先驅。獵人以烏梅楊梅布地。鬼嗜酸。不顧虎。虎乃可擒。

蠅虎一名蠅豹。似蜘蛛而無網絡。身黑色。嘴邊有雙肉爪。攫蠅而食之。兩目似虎。炯然有光。說文謂之蠅蝗蠭蛸。

風俗通曰。人卒得病。燒虎皮飲之。繫之衣服亦避惡。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歘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賫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爲之。忽一日披之。覺其衣着於體。及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萬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毛尾。皆虎矣。非人也。心又樂於草間。遂捕狐兎以食之。拏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爲鬼神所役使。則往來於山中。寒暑雨雪

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變。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也。潛伏道傍。忽一人過於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幸而爲僧。不能守近戒。求出輪迴。自爲不善。活變爲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餒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自視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於俗家。得破衣數件。走於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衆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臘。修習何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某言爲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間。卽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爲虎。善念爲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返本。念不著則人不爲虎。虎不爲人矣。方今閩中大善知識比肩。爾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尋話於智作長老。長老往見之。以上人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眈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

皇極經世曰。鷹鸇之類食生物。陽也。而雞梟之類。不專食生。陽中之陰也。虎豹食生物。剛也。而貓犬之類食生又食穀。剛中之柔也。

虎之小胃名曰貫胃。中諸肉皆化。而惟爪甲不化。爪甲入胃中。則惡貫滿矣。故囹圄名曰貫城云。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邸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虎蹲嫗前。自旦至午不食。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乞大聖念之。遂伸一腳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

下。嫗又曰。莫要去邪否。掉尾點頭似想感之狀。嫗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卻衙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唐鍾傅少醉遇虎。與鬬搏其肩。傅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得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尙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梱。故墓上列梱樹。路口置石虎爲此。

唐咸通中。荆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售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粥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唐縣橫山。時雨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妍。烟嵐靄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樹。脫衣掛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甚若獸。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腦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豕駒犢之輩。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淺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問其飾裝。亦到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緂絲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潛身以伺之。俄而鄭到。騶從甚衆。衣緂絲甚肥。崑崑而來。適到逢衙之走而上山。時未天曙。人知之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既而行於山林。

單然無侶。乃忽思我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放深山。盡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尤掛杖亦倚樹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卽復人形。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鄰。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紿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其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曰。今旦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卽之未迴。憂負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于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紀之子也。怒目而起。復刀將殺逢。言復父讐。衆共革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送遐非南敕津吏勿復渡西邁。且觀遐之名以避。以議曰。聞父之讐不可以不報。然此讐非故殺。曰必死殺逢。遐亦當坐。遂遁而去。不復其讐。

虎有化爲人者。足無踵。

周幽王時。羊化爲狼。牛化爲虎。

虎薈卷之五

唐開元間。稠錫禪師卓錫義興南嶽。忽膝間聞嬰兒聲。師曰。有是緣哉。卽卓錫而庵。前稠木自開。遂納衣服數種於內。復卓錫而木合。人號爲稠錫和尙。因下山得一嫠婦。遂留爲偶。生二子。一日晨炊進羹。妻辭以羹盡。師笑曰。非羹盡。乃緣盡也。復取衣錫歸寺。衆誚不納。一日偕一虎至。僧衆怖走。師招之曰。勿怖。今欲與汝輩決去留耳。吾果不能住此。虎當噉我。如可再居此。虎卽繞身三匝。言未已。虎行如數。衆俱請止。庵前有池。師遂剖腹洗腸而入。演法集衆。遂成大刹。後飛錫至黃嵓白龍山。有神侍立其左右。黃嵓誌云。師名淸宴。

黃盧子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

虎將至則鵲噪。

滇中寧山蒙岫有蛇。見人自斷。有虎能飛。狀如蝙蝠。

開元末。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卽預備一人充飼虎。方擧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年。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意有懇。誠諸公能允否。衆人聞其語哀。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

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別自有計較如何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當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爲爾留宿伺明日若不來船及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覓並不見有人蹤但見有虎跡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便尋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即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道士在石牀上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虎之所變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而立道士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是而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在此爲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惟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臾更別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歸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並剪指爪甲及頭面並腳手及身上各瀝少血二三升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過岸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皮自化一虎即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即與食汝無異也其人遂執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乃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振迅俄變一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之虎乃嚼食而去自後更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禽蟲之善搏生者多稱虎如鷂曰蜚虎鳩曰魚虎守宮曰蠍虎土附曰蝦虎鳲鵜剖葦食蟲曰蘆虎皆以其善食是物而有是名

李陽冰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時謂之虎筆

聶耳國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文。耳長過腰。手捧耳而行。

宋聰道人結廬佘山之東峰。二虎大青小青侍焉。咸平中天旱人饑。盜且作矣。室屋四面竹木實繁。潛有取者。而二虎衛之。不可得也。

凡虎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弩箭纔及。目光隨墮地。得之者如白石是也。

會稽釋弘明。每旦水瓶自滿。天童爲其給使。虎嘗入室伏其牀前。久之乃去。

趙不易爲江陰軍僉判。妻病。火食絕不食。惟啖生肉。與趙隔寢。婢媵侍疾者輒病死。不朞月更三人。皆死。老兵持肉自戟門入。怒不食。自後圃卽食之。趙後待闕衡州。妻白晝化虎而去。人謂戟門有神。而三婢者遭其乘夜吮血。故殞焉。

孫權好畋。長乘馬射虎。虎突前攀馬鞍。張昭變色諫。權謝曰。年少不能慮事。然猶不能已。命作射虎車。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曆中。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之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亦止其縣。縣隘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見三虎。雖目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楹折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墪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死。既而聞門外若女子呻吟。氣甚困。元方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

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卽無損。雨甚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燭出視。眞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徹。既扶入。復問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以虎擾而去。方坐且制服禮。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程子曰。有之。昔在涪村。見民瓜田。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一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懼。問其由來。胡言其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入深。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也。天帝有命。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爾稱其姓名。合爲近食。案頭有朱筆及盃兼簿籍。因開其簿以示胡名。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有命如此。如之奈何也。若放汝便失我一食。然汝相遇。百方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木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絹一匹。將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忽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翼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致猪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着樹。不爾恐有殞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人。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躍草

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

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

虎交而月暈。

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惟得虎鬚熱揷齒間卽愈。卽爲拔數莖與之。

蔡絛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中縱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龍湖普聞禪師。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衆凄然堅請。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

天虎人虎。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

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崔韜。浦州人。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勿宿也。韜不聽。負笈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淺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奇麗嚴飾。升廳而上。乃就衾。韜出問之曰。何故

宿余衾兼而寢。韜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虎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托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擯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懽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不月餘。復往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依然如故。韜又笑謂其妻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着之。依詩妻乃下階。將獸皮衣着之。纔畢。乃化虎哮吼。奮於上廳。食子及韜而去。

榜葛剌國有黑衣白花彩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根肖速魯柰柰。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沒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秦民王行言。商賈爲業。常販鹽鬻於邑渠之境。路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烟。鷲獸成羣。食啖行旅。行言結十餘少壯同行。人持一拄杖長丈餘。銛鋼鐵以刃之。卽其短鎗也。纔登細徑。爲虎猛逐之。及露宿於道左。虎忽自人衆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連山。於數十步外奪下。數上拏攫之蹤。已有損傷。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衆持鎗圍。使行言居於當心。至深夜虎又躍入衆攫行言而去。衆人又逐而奪下。則傷愈甚。行旅復衞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虧捨。或跳於前。或躍於後。時自於道左而出。於稠人叢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須得此人充

其腹不知是何寃報逃之不獲。

雲南蠻能化形爲虎以人爲糧。

漢州西四十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人多迂道以經焉既至瑤必盡誠接待有賣丸金石生者常言住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愧近晚將去瑤曰思至生居爲日久矣幸願階焉石生曰吾敝土窮山不足爲訪瑤即隨行十數里曙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瑤曰竊慕高躅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之其居焉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爲巨壑而身亦騰爲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會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肢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丈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屬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齋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繼者尤火歲中每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之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釋道穆初入荊州神山。忽風雷震吼。蛇虎亂圍。穆心泰然。一定七日。蛇虎方隱。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

邵都梁馮恭永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腳後。苟有宿命。非智力所知也。

天寶末。劉薦者爲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爲妖鬼。山魈怒曰。劉判官我遂遊戲。何累於君。乃爾罵我。遂於最下樹枝上立呼斑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馬而走。須臾爲虎所攫坐腳下。鬼乃笑曰。劉判官更罵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乃捨薦。薦惶懼氣絕。自是病數日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

後周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爲拚予。因以守之。

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放牧。恒見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我則必死。世人云爲虎所食。其鬼爲倀。我死爲倀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穽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數日後果死於虎。久之謂父云。身已爲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穽。父乃與村中作穽。穽成之日。果得此虎焉。

竺佛調山行值雪。調入虎窟中宿。虎還共臥。後自刻亡日。遠近皆至。調曰。人身無常。能專心眞淨。形類雖乖。而必同契。端坐而逝。

僧稠禪師。王屋山修定。聞兩虎交鬬。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

古松大十。曾於松間願度衆生。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

陽朔蘇太玄妻徐氏卒。既殯。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某年命未終。冥司不錄。經旬月知占卜吉凶。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其眷屬請往卜之。俄頃云。去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卻回。卜者堅請再往。俄頃云。疾者已愈。因述所居坊曲。疾人形貌。卜者始信服。

釋法嚮止江北海陵寺。嘗有虎搏人。嚮喚住令放。虎即放之。爲諸虎說法。相隨而去。

枉陽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釋曇詢嘗山行。遇虎鬬。詢執錫杖分之。虎妥尾而散。屢逢熊虎交爭。皆解之。

唐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少年未舉。遂就攝涪州衙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章不答。但云老母及妻兒乞時恤。言訖而去。所居近昇。夜聞章家大哭。明日專問其由。章昨夜辭其家入山。變爲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翼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而尙能語。

西域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飮人血。每歲其民殺人祭之。

有僧問諸弟子曰。虎項金圈。誰能解之。衆莫酬對。一人突出曰。此金圈何不令結者解之。

老君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避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

弘文學士歸生亂後寓家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於道。遂升木而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升木愈高。既皆不得還而守之。移時有羣騾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者。乃巴西吏人爲虎所食也。

荊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荊公已就。歐公讀之。爲之擊節。坐客擱筆不敢作。

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跲伏之所。必在石嵓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其所出之道路。

唐長安年中。彬州佐史因病而爲虎。將噉其嫂。村人擒獲。乃佐史也。形雖未全改。而尾實虎矣。因繫樹數十日。還復爲人。長史崔玄簡親問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盛服。諸虎恒參集。各令取當日之食。時某所預虎列。形質未全。不能別覓他人。將取嫂以供。遂爲所擒。今雖作虎未得。尙能其聲矣。簡試之。佐史乃作虎聲。震駭左右。簷瓦皆振落焉。

人或問云。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剛。焉得不從。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孿急屈伸不得走。乃此義爾。

晉復陽縣里民家兒常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

草木子曰。物之牝牡。一生不再交者。虎也。鴛鴦也。玳瑁也。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於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我不違汝此子遂發憤篤學營名京邑白於舅曰請三年以女見侍如違此期任別適人舅許之此子入京四年未歸乃別求乃婿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舅莊六七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廢佛屋土塌尙存此子遂寢焉奴人於地持刀棒衞之忽覺塌下有物動聲謂是蟲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一虎背負一物擲於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俱華但所着持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舅妹也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塌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卻舟中明日至舅莊遙聞哭聲此子遂推船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徐問凶故舅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厠爲虎所搏求屍不得生乃白其事舅聞悲喜驚歎遂嫁此生也

虎窟山相傳燕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掘得白虎因名焉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有二少來了了得時病愈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復數有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經年還家爲人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吾常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噉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付官遂餓死建康獄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人。見臥虎射之。一矢卽殪。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辱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廣始。又謂溲器曰虎子。

穆天子時。有虎在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柙而蓄之東虞。是曰虎牢。

乾道中。江西水災。豐城農夫挈其母及妻子就食他所。過小溪。密語妻曰。穀貴艱食。豈能俱生。我襁兒先渡。母老不能來。可棄之。婦不忍。掖姑以行。足陷泥淖。方取履。見白金爛然在水中。拾得之。語姑曰。本爲貧徒。今幸天賜。可歸矣。登岸望其夫不見。兒戲沙上。問之云。被黑牛銜入林中。入林視之。流血丹地。已爲虎食矣。

劍州李忠。因病化爲虎。初忠病久。其子買藥歸而省父。忠視子朶頤涎流。子驚視。父已作虎形。出外扃其室穴壁窺之。迺眞虎矣。

方言虎陳魏之間曰李父。淮楚之間曰李耳。注謂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山行猪虎交鬬。猪漸不如。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醇與煜故舊。常爲衆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請煜者鮮矣。

牂牁使十數輩。從者皆百餘人皆蓬髮黑面。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褲裘。以虎尾加於首爲上飾。他悉類此。清波雜志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

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衞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出華夷珍玩考

山出星虎。如中國之虎。略大。其毛異色。亦有暗色花紋。黃虎亦內有虎變人。入市混人而行。自有識者擒而殺之。出滿剌加國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其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出徐鉉稽神錄

宣德間。程雲南爲尚寶。一日被召至虎城傍門啓虎突出。程驚呼不已。上大笑。蓋虎去爪牙。上特用戲之耳。

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鬬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鬬。一蹄而斃。又鬬牡虎。三蹄而斃。後取鬬獅。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宋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文皇時外國進長人

曰海衰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仗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眇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咿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捽之。海衰不勝痛。偃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悅仁宗。聞此惻然。即遣夏原吉迎於南京。可謂善諷者矣。

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生來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

義興陳氏婦。豔而孀居。家鄰木客。客悅其姿。莫能犯。乘夜登垣。舁木寘其庭。詰旦。指爲竊。訟於官。婦事玄壇神。素虔。慟告神。夢神曰。令吾虎報爾仇。未幾。客偕侶山中伐木。黑虎躍出。叢竹噬客去。

寧波陳十三老人者。嘗病瘧。經年不瘥。有人教以置虎皮鎮之。乃坐臥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後忽蒙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銜畜豕至家。家人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股至。其姥懼曰。老賊作怪矣。操棓伏門外俟焉。見其蒙虎皮欲化。即出擊之。時一手尚未變。遂躍去。竟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人手。有知者則呼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鄰也。莫作惡。虎聞之弭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如是者數年。一夕暴雷。山中震死一虎。衆視之。即人手老人也。

王百穀云。陸丈外舅先隴在花山竹塢中。林壑幽迴。往年多虎。墳鄰人帶月採茶。見白袍丈人謂曰。去去。虎且至。倉皇升木。見一羣流血人來。繞樹數匝云。卻走也。當是茶中人洩之矣。悵悵而去。須臾虎至。過岡

度前嶺。其人趨歸語其妻。但不解茶中人何謂。傾筥視之。乃龕中木偶也。先是此偶在山廟中拾得之。龕事於梁中。夜鼠鬬隧筥中不之知。及是乃悟。遂金身石屋虔奉焉。

虎薈卷之六

參議胡公琮知江陵縣縣有園人呂么兒者與其弟皆有膂力家瀕江多崔葦歲有虎患嘗中夜聞犬聲甚急兄促弟起視弟手一鐵钁而出有虎蹲踞瞰其居弟不覺也虎見人來遽撲之弟舍钁徑前抱虎身因以頭支住其下頷極力挾之疾呼其兄曰哥我擒一虎矣兄出倉卒無他器械顧鐵钁在旁取以痛鞭虎虎大吼聲振林落弟持之不舍竟擊殺之明日兄弟負虎送縣公嘉其勇勞而遣之

黃塍阮某有膂力溪行遇虎突入其舟阮前抱虎腹相持入水踰時迺出虎逸去阮歸晝寢貓登其榻夢中驚呼虎至戰汗死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矣丙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掇食水中螃蟹充饑不覺遍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引虎至民舍爲虎啓門攫食人畜或時化爲美婦不知者近之輒爲所抱持以爪破胸飲血人呼爲變婆歲庚寅先君寓其地聞之從游諸生云

李叟家湖濱蠶月出條桑幼孫守室虎渡湖餒甚入室見孫不食登豕牢食豕去叟歸尋豕甚怪夜聞牢中虎嘯及豕鳴天明視之豕故在而大過前豕蓋虎銜來報之也

蘇子由傳孟德事謂虎不食不畏己者其說信然義與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枕女鼾睡爐側虎突入蹲其旁眈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嘗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掖持者其母懼甚不敢

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鄰媼過之。訝其門闢入視。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媼過門而罹禍。似有數存焉者。亦異矣。

義與多虎。成化間。邵某設機於路。虎過中箭。跡之不獲。明日行山廟。見土偶股間箭在焉。令聞而毀其廟。又總兵趙輔征廣西蠻。見羣虎飲溪中。趙引弓射之。中其魁。帶箭去。明日邏者於古廟中。見神被箭。集脇間。趙神之。新其廟。不若前令之毀爲得云。

葑門陳一解軍如雲南。道經某山。憩崖下。有虎躍下、負軍人登崖。時陳與軍人聯縶不可解。隨之而上。驚怛幾絕。既而竊睨之。見其啖自胸始。頃間食盡。惟餘其首。大嗥者三而去。時軍有一練囊。藏白金二兩。公文一紙。皆爲虎所吞。陳裹殘骨詣縣自陳。縣令以其詐。諉不爲理。陳懇言虎去不遠。請卽遣壯士擒之。儻得虎。當剖出公文。不爾。某甘伏罪。縣令亦患虎害。召獵徒三十人。使陳導往。及山虎。飽臥崖上。遂合圍刺之而斃。剖其腹。果得練囊白金。公文尙在。遂爲陳申白上官而遣之。

義與王昌六。絕有力。能拔樹。嘗之野。見人持鎗逐虎。王取鎗屈折之。笑曰。鎗柔若此。虎烏能死哉。拔道旁巨竹。刻其末、未竟而虎來。張頤向王。王以竹貫其喉。更持兩足擲林中。則已僵矣。

牟俸廉察江西。夢虎身被三矢而登舟。遂驚寤。以告僚佐。僉事胡某見牟性行躁。謂曰。得無獄寃耶。牟艴然罷。先是牟斷吉安女子殺夫獄有疑。女許嫁貧士。親迎時盜殺貧士塗中。士之父疑婦家嫉其貧而殺之。訟於牟。牟怒不察。因按女奸而謀殺其夫論死。胡逮問女奸夫無所得。使媼驗其女又處子。問士與誰

交密云同舍生周彪胡沈思曰虎三矢登舟彪也因檄彪修志既至召彪密室引其手曰牟公廉知若事欲論極典吾憐若材止牟公第吐實當相援耳彪錯愕卽跪陳聞女艷故謀殺貧士圖妻女胡錄其辭白牟遂出其女而論彪死焉

慈谿張昺成化間爲鉛山令虎食寡婦子訟於張張令去五日來迺齋戒爲文祭城隍神約五日內必斃虎伏辜不然廟當毀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虎來張挾矢升堂二虎伏庭中不動張曰爾食吾民罪當死二虎有不傷人者出一虎出一伏如故張善射引滿三中其首命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其虎昺字仲明御史大夫楷之子所至有政聲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爲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去後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爲口實

國朝于梓人楚產洪武中進士有異術歷官知登州有訴其親傷於虎者梓人命卒焚牒山中方熾而虎至帖耳隨行觀者如堵走伏庭下梓人數其罪百笞之許其改過叱之出虎遂循故道而去

山西有人善搏虎蓄一弓極勁出必自隨一日官命捕虎山中使其倨將弓以從道語間虎出於薄亟呼弓來其倨倉皇悞以他弓與之而將弓者遁矣柔不堪用應手折其人以手把虎足虎人立而吼虎頷骨極堅抵擊不已賴有鐵幘可禦不然碎首矣日且黑道無一人其人恐更有他虎當不可禦遽伸臂與虎一咥而虎死焉蓋虎性甚耿有不如意卽憤極須齧人乃死其人識虎性故假手殺之吾吳中人官山西

親見之。召至啓其臂。傷痕尙新也。

孔公文韶宰都昌時。一卒長身多力。夜行遇虎。乃登木。木無巨幹。虎咬齧之欲仆。卒躍下持虎。久不解。道無行人。語虎曰。吾與若俱力盡。捨之恐見食。卽不食我。當三號。虎便三號。卒縱之。掉尾而去。

包生家龍丘山中。地多虎。與妻家隔嶺居。妻弟某生素剛愎。夜飮包家。昏黑欲歸。不能止。登嶺月出。一虎蹲石上。見人方張頤。未及踴躍。生遽以韃趕之。趨歸視韃已裂矣。明日嶺上行人言虎脫頤死。

吳興人有客至山中。欲月夜翫虎。其法以羊懸高樹顚。虎聞羊聲輒來。跳吼不得上。嚙樹根至折齒乃去。

其樹如斗大。已斷七八矣。此臧晉叔爲宋彥言。

蕭山木匠邱大本。造海船。因帶器械趁海船欲往海東。忽下船病瘧且急。舟人懼其傳染。裹以草薦。並斧鋸投之荒山半晌。有虎來嗅。大本不食之。大本曰。虎哥哥。我久病之人。身無飢肉。饒我罷。虎去傍晚將大本銜入虎穴。並其斧鋸銜歸。日銜生獸與大本食。大本以石擊火。掇朽枝煨食。得活。且強健。一日虎忽以後示大本。如欲其交媾者。大本思曰。我命賴虎救。何惜一死。只索與之交。不意此乃雌虎。有娠十月生一孩。人也。非虎也。大本謂虎曰。虎妻虎妻。我與汝逗此荒山。汝以寡而得夫。我雖生而猶死。海外遠遠望見。想是舟山。此地可居。但無船可渡。汝識水性否。虎躍入海。如履地。尾如檣。已而登岸。大本左挾子。右持斧鋸。騎虎入海。尾後風生。俄頃間已到舟山。衆皆奔竄。本曰。不必遁避。此虎不傷人。本伐木結茆屋。囑其虎曰。汝勿書出。虎聽其語。夜拖獸鹿還。本晝賣獸肉。人呼爲邱虎肉。居三四年。虎死。本以人禮葬之。遺其子

名虎孫七八齡力持數百斤重虎頂獨臂骨十四歲聞胡督府從軍爲親兵父大本死亦與虎合葬梅林知其事欲爲表揚會胡以讒去遂寢此李惕庵曾効勞軍門親所知見拾爲奇談

資州趙媼業乳醫夜聞扣門方出應爲人負去行如風至石厓下語趙曰爾無畏吾虎也吾妻方產能全吾妻當謝爾黃金入穴見牝虎坐蓐趙爲收得虎子即負趙歸明夜聞人呼曰謝捉妻子五里外虎殺一僧衣下黃金汝取之平旦如言往果得金

龍邱山農家窶甚里胥至欲烹抱雛母雞爲供具胥恍惚見黃衫女前拜乞命俄失所在入屋見其家縛雞胥不許去數日復來雞已抱出一羣雞見胥飛鳴作相感狀胥出門遇虎幾欲近忽一雞飛撲虎眼胥得逸去卻還其家已失雞問之云朝來飛去胥具述虎事共往尋之雞已折翮斃草間自是山中不復食雞

荆州陟屺寺僧郝照善射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在中者虎虎死威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時記其頭枕處月黑夜掘之掘時有虎吼不足畏此虎之鬼耳掘三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之所爲也

義興某人攜妻往歷陽附一舟長年悅其妻欲圖之方艤舟紿其人曰吾此地多相識留若妻舟中吾與若先登陸同行至山下被毆死長年卽還舟刼其妻曰而夫死於虎而無苦當與吾偶妻哭謂尋得遺骸當從汝長年不得已漫挈之往塗間遇虎徑攫長年而去婦見虎謂夫果死慟哭於途人問得其故云適

自邑中來。見人憩爲舟人毆死復甦。豈爾夫耶。婦詣尋之。果其夫更生云。

龜山趙氏乳犬引雛行。虎來攫母犬。趙持矛呼衆逐虎。虎趫捷莫能及。雛犬悲鳴銜虎尾。虎憚追莫敢回顧。帶之而走。骨挂榛棘。灑血殷地。終不肯釋。虎爲犬係累。犇逸稍遲。遂遭追及。死於刃下矣。

吳俗好鬬蟋蟀。用黃金花馬爲注。里人張生爲之屢負。禱於玄壇。玄壇張所素奉。夜夢神云。遣吾虎助爾。在北寺門下。張覺往尋之。獲黑蟋蟀甚大。每鬬輒勝。獲利甚豐。久之乃死。

陳氏家義興山中。夜聞虎當門大虓。開門視之。乃一少艾。雖衣襦凋損。而妍姿不傷。問知是商女。隨母上塚作寒食。爲虎所搏至此。陳婦見其端麗。諷之曰。能爲吾子婦乎。女謝惟命。乃遂配其季子。踰月其父母蹤蹟得之。喜甚。遂爲婚姻。目曰虎媒。

趙南仲丞相居溧陽私第。作圈養四虎。圈近火藥庫。藥焙遺火。衆炮倏發。地震屋傾。四虎悉斃。人以爲駭。

江口孫御史夫人養一乳虎甚馴。著牀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扃虎室中。五日方還。虎枵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大驚。命格殺之。

定海有小兒從山中拾薪。遇一雄虎銜之而歸。寘之穴中。若令二乳虎與之爲戲者。以漸馴熟。爲虎撫腰背。略無忤意。兒拾薪時。腰間有繩。卽解繩一頭。繫虎竇上。一間繫傍樹。直跳而出。虎怒起逐之。以痛而止。數日稿於樹間。獵戶隨獻之官。因知其事。而童亦被賞賚。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

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且告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陽明先生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趁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評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

周郁山東濟南人由監生洪武三十一年除襄陵知縣滿考以績最陞渾源知州時大蝗郁虔禱蝗飛他境州南有虎嚙人郁牒於神設籠山下榜曰傷人虎入此是夜果入籠兩治人至今思之後陞荆州知府

予聞古有黄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竟不得其實昨誦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羣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

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

張禺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楊升庵戲之云。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禺山大笑。

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邇。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雎鵲巢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

福祿玄虎四祥詩。

淨圓和尚說湖州金山下一村。名某家。一兒名某。年十五六。被虎食。其母不忍。憂思成病。病日重。一日將夜。忽起坐。作其子聲。連連叫痛不已。且曰。吾母勿過悲傷。此是兒大數也。其父驚問曰。爾爲誰。笑云。父何爲不認兒耶。父曰。既是吾兒。何爲憑其母作祟。答云。不敢。但念母思兒不置。適大某他去。得間歸一慰母耳。大某者。衆倀稱虎之號。不敢直云虎也。父因問其故。答云。初被傷後。痛不可忍。且即有一重役。父問何役。答云。新倀至。令與一倀舁一大網。即脫一倀矣。舁舊倀見新倀至。喜不勝。其網甚重。父問何爲。答云。用以羅人而食者。且言此方之人。被其食者。皆不得解脫。俱受役於彼。彼若他往。則送之界上。來則羣而迎之。其來則衆倀亦不寂寞矣。又言被傷者。切不可用棺焚之。不然。既欲負棺。又欲舁網甚苦。故山中人亦

有禁例。不得用棺云。又言某某某俱在。俱欲見其家人。父幸呼來。其父執草燎遍村中人。村中被害者自嘉靖時至今。約有五十餘。其家人聞之俱來會。則其母各作其人之言。相泣告如此語。一日夜始甦。此嫗病尋愈。卒無恙至今在。此是萬歷戊戌春事也。再問米子華更詳。

山中人言凡鹿羣出。則十數老雄當先。衆雌從中行。又十數雄殿之。其行止一視在前之雄。豎尾所向。一遇虎則當先者皆挺其角當之。以俟衆雌逸去。然後去。虎亦瞪視。無如之何。夜臥則一鼻抵一谷道環而臥。或云鹿接臥。其氣貫通不絕。故其壽極久。帥府茶會言及殺虎云。虎骨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支鎗。虎撲人性勁。必及中鎗。卽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鎗旣接可殺也。

喬白巖冢宰。雅好山水。登眺必以善繪者隨。旋車而圖其形。公一日登某山絕頂。遇虎伏林莽間。公甚危。幾不免。虎視公久而從容引去。又登某山石洞甚古。架木攀緣而上。及洞口迴視其下。澗流萬丈。戰慄不能下。失措者久之。一承差碩膚有膂力。負公而濟。此與韓退之登華山叫譁幾失墜者類也。公之好奇如此。近擧聞略

鯊有二種。魚麗之鯊。蓋閩廣江漢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紋鱉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而化爲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或曰。虎紋直而疎且長者。鯊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海語

至元甲申。温州城外有老娘。姓吳。夜二更有荷轎者立於門首。敲門曰。請老娘收生。老娘開門。喜而入轎。但見輿夫二人行步甚速。雖荆棘亦不顧。舁到一所屋宇高敞。燈燭明麗。一女子坐蓐。老娘與之收生。得一男子。洗畢而歸家。則夜已中矣。其家問之。老娘如夢。亦不知爲何人之家。忽二虎負哮於門。驚甚。次日見門雞上有猪肉一邊。牛肉一脚。左右鄰里莫不怪之。蓋虎以此謝老娘。誰謂禽獸無人心哉。夷堅志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問之故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虎形。俗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文皇帝兵北出道此厭其名。卽命毀之。今城隍甃築。然皆是物也。水東日記

王充論衡多篇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跡之。忽一夜開窗將出。啓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成羣。白日入民家傷人。道路獨不敢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記。且不可獵。餘杭尤盛。塊名上皐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賽猪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災。吾爲民逆天。遭譴本所甘心。

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災。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二說七修類藁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或此之謂歟。否則王姓者臥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鬬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勇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皆七修類藁

虎倀。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若爲其復讐然者焉。七修類藁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蜀無鴿。出華夷續考

南武選楊次泉嘗云。安陸陂澤中多巨林叢葦。水涸則虎豹處其中。一日。鄉人遙見一虎。倒懸於樹。聲震林木。集衆視之。迺一巨龜曝日於樹。虎不知以尾掉之。爲龜所含。搏攫不能脫。遂爲衆所得。見芸心聞見

錄

劉翰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色深青來逐己。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徧體。及明視腰間有五齒痕。青瘀出血成瘡。因持齋設醮三年乃瘥。出庚巳編

圖經曰。虎骨並睛爪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有山林處皆有之。骨用頭及脛。色黃者佳。睛亦多僞。須自獲乃眞。

凡鹿虎之類。多是藥箭射殺者。不可入藥。蓋藥毒浸漬骨血間。猶能傷人也。

張文仲治痢久下。經時不愈者。此名休息。取大蟲骨炙令黃焦。擣末飲服方寸匕。日三卽愈。

李絳兵部手集方。有虎骨酒法。治臂脛痛。不計深淺皆效。用虎脛骨二大兩麤擣熬黃。羚羊角一大兩屑。新芎藥二大兩切細。三物以無灰酒浸之。春夏七日。秋冬倍日。每旦空腹飲一盃。冬中速要服。卽以銀器物盛火爐中煖養之。三兩日卽可服也。

陶隱居云。俗方熱食虎肉壞人齒。信自如此。

唐本註云。別錄云屎主惡瘡。其眼睛主癲。其屎中骨爲屑主火瘡。牙主丈夫陰頭瘡及疽瘻。鼻主癲疾。小兒驚癎。

雷公云。虎睛凡使須知採人問其源。有雌有雄。有老有嫩。有殺得者。惟有中毒自死者勿使。卻有傷人之患。夫用虎睛。先於生羊血中浸一宿漉出。微火上焙之乾。搗成粉。候衆藥出。取合用之。

或問曰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攣急屈伸不得走痓癲疾驚癎骨節風毒等。乃此義爾。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爲業。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虎。虎卽慴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婦人曰。身是君家鴨欄木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祀。不敢茹葷。

仲醇道兄昨歲值瘧病。君子客有貽之虎苑。止數十則。曰佩之可當玉辟邪也。仲醇益廣之爲數百則。畋蒐靡遺。一時於菟李耳。欲免繁弱不能。未幾霍然起。可謂草檄愈頭風矣。范文穆之談虎軒。意有所寓也。仲醇以鳳德談虎。無含意不吐者。取遊戲三昧耳。昔王儉令博洽之士。隸事爲勝負。王摛嘗得五花簟白團扇。仲醇而在。不云大力者負之而趨乎。且也仲醇臥數月。以簡策爲刀圭。浸成書淫。太公呵之止不止。所著安石碎金百數。書成輒眙予。王朗爲會稽還許下。時賞其奇進曰。不見異人。則得異書。仲醇與不佞炊汲在望。頭攢耳摩。異人異書稔見之矣。而鈍不加進何也。書之以志吾愧。戊戌七夕閱虎蒼偶跋。是夕久旱忽大風雨。梧竹驚吼。赫爕頓解。豈爲我兩人之談虎耶。黃廷鳳益威甫。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虎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集者 陳繼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靜盦）